

不怪集

河北有首著名的管子曲《吹歌》，婉转高拔，清妙入神，令人百听不厌。吹如歌，吹胜于歌。吹是一种技巧、一种艺术。其实吹奏器乐、吹糖人、吹玻璃器皿等等，固然也是一本本事，若跟“吹牛”相比，不过是雕虫小技。不可误会，“吹牛”早已不再是贬义词，时下满天飞的段子、笑话、小道新闻等等，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爱“吹”和听“吹”的需求应运而生的。各种各样的聚会、饭局，也绝对少不了“吹”和听“吹”。能“吹”跟能“侃”差不多，凡有人群聚集，特别是在旅行途中，擅长“吹”的人总是最受欢迎，到哪里都被簇拥、被围护，他那一具翻转变流的舌头就是大家的快乐之源。

我曾聆听过“大师”之“吹”，当时观他的风貌，不过60岁上下，可他记不得自己到底在世上活了多少年，或许八九十年，或许一百多年了，他只记得曾经历过20个奇迹，第一个奇迹是年轻时还不知道自己身有绝技，在七楼的阳台上跟朋友们聊天聊到兴奋处，起身走下阳台，朋友们都吓坏了，待他落到地面却不疼不痒，返身又走回到七楼的阳台上……当我用文字记录下他的奇迹，不要说别人，连自己都不大相信，可当时在听他讲的时候却没有丝毫的怀疑。这就是真正的“吹”，能让人忘记他是在“吹”，即古人说的“巧言智者难防，听之丧其所守，至死不疑”。何况我算不得是什么“智者”，但“大师”的身边却不乏智者，他们有高级工程师、著名文化人等，却心甘情愿地追随其左右，过着“野营拉练”般的生活，对其言必称“大师”，奉若神明。如果说“大师”是“吹”，他们对“大师”就是“大吹”，或“吹大”。

“爱吹”和被“吹”，也许是人的天性，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都能跟“吹”沾上边儿，或者“吹”过，或者听别人“吹”过。活

一辈子说每一句话都实事求是、对每一件事都宁说不够也不说过头的人毕竟太少了。只要看看各种各样的会议，真正自甘寂寞、始终闷声不吭的人很少，更多是想语惊四座，或者讲一番能吸引大家注意力、博得会心大笑的话。特别是在商品社会，哪个卖瓜的不说自己的瓜甜？只要看看那些无孔不入、吹得天花乱坠的商业广告，就知道此言不虚。讨人嫌的是那些小打小闹，凡事都喜欢虚虚唬唬，卖弄嘴皮子“浅吹”、“小吹”和让人一听就知道是“瞎吹”的人。真正的“吹”者，由于开口就能“吹”跟能“侃”差不多，凡有人群聚集，特别是在旅行途中，擅长“吹”的人总是最受欢迎，到哪里都被簇拥、被围护，他那一具翻转变流的舌头就是大家的快乐之源。

我曾聆听过“大师”之“吹”，当时观他的风貌，不过60岁上下，可他记不得自己到底在世上活了多少年，或许八九十年，或许一百多年了，他只记得曾经历过20个奇迹，第一个奇迹是年轻时还不知道自己身有绝技，在七楼的阳台上跟朋友们聊天聊到兴奋处，起身走下阳台，朋友们都吓坏了，待他落到地面却不疼不痒，返身又走回到七楼的阳台上……当我用文字记录下他的奇迹，不要说别人，连自己都不大相信，可当时在听他讲的时候却没有丝毫的怀疑。这就是真正的“吹”，能让人忘记他是在“吹”，即古人说的“巧言智者难防，听之丧其所守，至死不疑”。何况我算不得是什么“智者”，但“大师”的身边却不乏智者，他们有高级工程师、著名文化人等，却心甘情愿地追随其左右，过着“野营拉练”般的生活，对其言必称“大师”，奉若神明。如果说“大师”是“吹”，他们对“大师”就是“大吹”，或“吹大”。

“爱吹”和被“吹”，也许是人的天性，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都能跟“吹”沾上边儿，或者“吹”过，或者听别人“吹”过。活

一辈子说每一句话都实事求是、对每一件事都宁说不够也不说过头的人毕竟太少了。只要看看各种各样的会议，真正自甘寂寞、始终闷声不吭的人很少，更多是想语惊四座，或者讲一番能吸引大家注意力、博得会心大笑的话。特别是在商品社会，哪个卖瓜的不说自己的瓜甜？只要看看那些无孔不入、吹得天花乱坠的商业广告，就知道此言不虚。讨人嫌的是那些小打小闹，凡事都喜欢虚虚唬唬，卖弄嘴皮子“浅吹”、“小吹”和让人一听就知道是“瞎吹”的人。真正的“吹”者，由于开口就能“吹”跟能“侃”差不多，凡有人群聚集，特别是在旅行途中，擅长“吹”的人总是最受欢迎，到哪里都被簇拥、被围护，他那一具翻转变流的舌头就是大家的快乐之源。

一辈子说每一句话都实事求是、对每一件事都宁说不够也不说过头的人毕竟太少了。只要看看各种各样的会议，真正自甘寂寞、始终闷声不吭的人很少，更多是想语惊四座，或者讲一番能吸引大家注意力、博得会心大笑的话。特别是在商品社会，哪个卖瓜的不说自己的瓜甜？只要看看那些无孔不入、吹得天花乱坠的商业广告，就知道此言不虚。讨人嫌的是那些小打小闹，凡事都喜欢虚虚唬唬，卖弄嘴皮子“浅吹”、“小吹”和让人一听就知道是“瞎吹”的人。真正的“吹”者，由于开口就能“吹”跟能“侃”差不多，凡有人群聚集，特别是在旅行途中，擅长“吹”的人总是最受欢迎，到哪里都被簇拥、被围护，他那一具翻转变流的舌头就是大家的快乐之源。

一辈子说每一句话都实事求是、对每一件事都宁说不够也不说过头的人毕竟太少了。只要看看各种各样的会议，真正自甘寂寞、始终闷声不吭的人很少，更多是想语惊四座，或者讲一番能吸引大家注意力、博得会心大笑的话。特别是在商品社会，哪个卖瓜的不说自己的瓜甜？只要看看那些无孔不入、吹得天花乱坠的商业广告，就知道此言不虚。讨人嫌的是那些小打小闹，凡事都喜欢虚虚唬唬，卖弄嘴皮子“浅吹”、“小吹”和让人一听就知道是“瞎吹”的人。真正的“吹”者，由于开口就能“吹”跟能“侃”差不多，凡有人群聚集，特别是在旅行途中，擅长“吹”的人总是最受欢迎，到哪里都被簇拥、被围护，他那一具翻转变流的舌头就是大家的快乐之源。

一辈子说每一句话都实事求是、对每一件事都宁说不够也不说过头的人毕竟太少了。只要看看各种各样的会议，真正自甘寂寞、始终闷声不吭的人很少，更多是想语惊四座，或者讲一番能吸引大家注意力、博得会心大笑的话。特别是在商品社会，哪个卖瓜的不说自己的瓜甜？只要看看那些无孔不入、吹得天花乱坠的商业广告，就知道此言不虚。讨人嫌的是那些小打小闹，凡事都喜欢虚虚唬唬，卖弄嘴皮子“浅吹”、“小吹”和让人一听就知道是“瞎吹”的人。真正的“吹”者，由于开口就能“吹”跟能“侃”差不多，凡有人群聚集，特别是在旅行途中，擅长“吹”的人总是最受欢迎，到哪里都被簇拥、被围护，他那一具翻转变流的舌头就是大家的快乐之源。

女，她手执一册不知名的长卷，气定神闲，使人不胜今昔聚散之感。

这时候最忌讳的就是高声喧哗，不如闭上眼睛，去寻觅庭院失落的嘴唇。遥想园主当年，束发就学，寒窗苦读，也来养育胸臆间的浩然之气。即使是盛夏将至，你也仿佛置身于菊瘦蟹肥之时，那漫山的红枫带来的是说不出的舒畅和丝丝凉意。

你可能永远也无法猜透，这些传说典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文人饭后的臆造。留园流传下的传说

在长兴岛，立夏是一个神奇的日子，这天开始，芦杆的内膜开始有了韧性，正好可以做芦笛了。

从小河边浜沟里或者长江边的浅滩上折一枝芦苇，就手里的镰刀断开两端，凭水迹的印痕选取离水面较近的一截，选择好笛孔的位置后慢慢进刀，深了，就会割破芦苇的内膜，进刀浅了，内膜和硬质的芦杆不能分离，就成不了圆形的笛孔，做不成声色优美的芦笛。因此芦苇制作，用的是制笛人平静的心情和手里的巧劲儿。

单一的笛孔，听来只是一个“哆”的发音，但吹奏者的技巧会让“哆”音高低成调长短成曲。而这样的曲调，应和着种种传说、故事和就近或者久远的大小事件，只有在长兴岛这片地域内的人才懂得那曲那调，领会她的情致；理解吹奏的人内心。

芦笛的许多曲调让人若痴若迷，另一个奇妙之处，芦笛的声音响在哪里，哪里在夏至以后，就会有成群的蚊子循着已经消失的笛声飞来，白天黑压压一团，夜晚嗡嗡声

一片！——这样的蚊子群，就连老到青黛色的苦艾和北大堤上被太阳晒得发黑的薄荷都熏不走！

长兴岛蚊子高发的季节是从夏至开始的，立夏这个时节的芦笛声，会引来四个时节后的蚊子？这样的红枫带来的说是说不出的舒畅和丝丝凉意。

你可能永远也无法猜透，这些传说典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文人饭后的臆造。留园流传下的传说

一辈子说每一句话都实事求是、对每一件事都宁说不够也不说过头的人毕竟太少了。只要看看各种各样的会议，真正自甘寂寞、始终闷声不吭的人很少，更多是想语惊四座，或者讲一番能吸引大家注意力、博得会心大笑的话。特别是在商品社会，哪个卖瓜的不说自己的瓜甜？只要看看那些无孔不入、吹得天花乱坠的商业广告，就知道此言不虚。讨人嫌的是那些小打小闹，凡事都喜欢虚虚唬唬，卖弄嘴皮子“浅吹”、“小吹”和让人一听就知道是“瞎吹”的人。真正的“吹”者，由于开口就能“吹”跟能“侃”差不多，凡有人群聚集，特别是在旅行途中，擅长“吹”的人总是最受欢迎，到哪里都被簇拥、被围护，他那一具翻转变流的舌头就是大家的快乐之源。

一辈子说每一句话都实事求是、对每一件事都宁说不够也不说过头的人毕竟太少了。只要看看各种各样的会议，真正自甘寂寞、始终闷声不吭的人很少，更多是想语惊四座，或者讲一番能吸引大家注意力、博得会心大笑的话。特别是在商品社会，哪个卖瓜的不说自己的瓜甜？只要看看那些无孔不入、吹得天花乱坠的商业广告，就知道此言不虚。讨人嫌的是那些小打小闹，凡事都喜欢虚虚唬唬，卖弄嘴皮子“浅吹”、“小吹”和让人一听就知道是“瞎吹”的人。真正的“吹”者，由于开口就能“吹”跟能“侃”差不多，凡有人群聚集，特别是在旅行途中，擅长“吹”的人总是最受欢迎，到哪里都被簇拥、被围护，他那一具翻转变流的舌头就是大家的快乐之源。

一辈子说每一句话都实事求是、对每一件事都宁说不够也不说过头的人毕竟太少了。只要看看各种各样的会议，真正自甘寂寞、始终闷声不吭的人很少，更多是想语惊四座，或者讲一番能吸引大家注意力、博得会心大笑的话。特别是在商品社会，哪个卖瓜的不说自己的瓜甜？只要看看那些无孔不入、吹得天花乱坠的商业广告，就知道此言不虚。讨人嫌的是那些小打小闹，凡事都喜欢虚虚唬唬，卖弄嘴皮子“浅吹”、“小吹”和让人一听就知道是“瞎吹”的人。真正的“吹”者，由于开口就能“吹”跟能“侃”差不多，凡有人群聚集，特别是在旅行途中，擅长“吹”的人总是最受欢迎，到哪里都被簇拥、被围护，他那一具翻转变流的舌头就是大家的快乐之源。

一辈子说每一句话都实事求是、对每一件事都宁说不够也不说过头的人毕竟太少了。只要看看各种各样的会议，真正自甘寂寞、始终闷声不吭的人很少，更多是想语惊四座，或者讲一番能吸引大家注意力、博得会心大笑的话。特别是在商品社会，哪个卖瓜的不说自己的瓜甜？只要看看那些无孔不入、吹得天花乱坠的商业广告，就知道此言不虚。讨人嫌的是那些小打小闹，凡事都喜欢虚虚唬唬，卖弄嘴皮子“浅吹”、“小吹”和让人一听就知道是“瞎吹”的人。真正的“吹”者，由于开口就能“吹”跟能“侃”差不多，凡有人群聚集，特别是在旅行途中，擅长“吹”的人总是最受欢迎，到哪里都被簇拥、被围护，他那一具翻转变流的舌头就是大家的快乐之源。

一辈子说每一句话都实事求是、对每一件事都宁说不够也不说过头的人毕竟太少了。只要看看各种各样的会议，真正自甘寂寞、始终闷声不吭的人很少，更多是想语惊四座，或者讲一番能吸引大家注意力、博得会心大笑的话。特别是在商品社会，哪个卖瓜的不说自己的瓜甜？只要看看那些无孔不入、吹得天花乱坠的商业广告，就知道此言不虚。讨人嫌的是那些小打小闹，凡事都喜欢虚虚唬唬，卖弄嘴皮子“浅吹”、“小吹”和让人一听就知道是“瞎吹”的人。真正的“吹”者，由于开口就能“吹”跟能“侃”差不多，凡有人群聚集，特别是在旅行途中，擅长“吹”的人总是最受欢迎，到哪里都被簇拥、被围护，他那一具翻转变流的舌头就是大家的快乐之源。

一辈子说每一句话都实事求是、对每一件事都宁说不够也不说过头的人毕竟太少了。只要看看各种各样的会议，真正自甘寂寞、始终闷声不吭的人很少，更多是想语惊四座，或者讲一番能吸引大家注意力、博得会心大笑的话。特别是在商品社会，哪个卖瓜的不说自己的瓜甜？只要看看那些无孔不入、吹得天花乱坠的商业广告，就知道此言不虚。讨人嫌的是那些小打小闹，凡事都喜欢虚虚唬唬，卖弄嘴皮子“浅吹”、“小吹”和让人一听就知道是“瞎吹”的人。真正的“吹”者，由于开口就能“吹”跟能“侃”差不多，凡有人群聚集，特别是在旅行途中，擅长“吹”的人总是最受欢迎，到哪里都被簇拥、被围护，他那一具翻转变流的舌头就是大家的快乐之源。

一辈子说每一句话都实事求是、对每一件事都宁说不够也不说过头的人毕竟太少了。只要看看各种各样的会议，真正自甘寂寞、始终闷声不吭的人很少，更多是想语惊四座，或者讲一番能吸引大家注意力、博得会心大笑的话。特别是在商品社会，哪个卖瓜的不说自己的瓜甜？只要看看那些无孔不入、吹得天花乱坠的商业广告，就知道此言不虚。讨人嫌的是那些小打小闹，凡事都喜欢虚虚唬唬，卖弄嘴皮子“浅吹”、“小吹”和让人一听就知道是“瞎吹”的人。真正的“吹”者，由于开口就能“吹”跟能“侃”差不多，凡有人群聚集，特别是在旅行途中，擅长“吹”的人总是最受欢迎，到哪里都被簇拥、被围护，他那一具翻转变流的舌头就是大家的快乐之源。

一辈子说每一句话都实事求是、对每一件事都宁说不够也不说过头的人毕竟太少了。只要看看各种各样的会议，真正自甘寂寞、始终闷声不吭的人很少，更多是想语惊四座，或者讲一番能吸引大家注意力、博得会心大笑的话。特别是在商品社会，哪个卖瓜的不说自己的瓜甜？只要看看那些无孔不入、吹得天花乱坠的商业广告，就知道此言不虚。讨人嫌的是那些小打小闹，凡事都喜欢虚虚唬唬，卖弄嘴皮子“浅吹”、“小吹”和让人一听就知道是“瞎吹”的人。真正的“吹”者，由于开口就能“吹”跟能“侃”差不多，凡有人群聚集，特别是在旅行途中，擅长“吹”的人总是最受欢迎，到哪里都被簇拥、被围护，他那一具翻转变流的舌头就是大家的快乐之源。

一辈子说每一句话都实事求是、对每一件事都宁说不够也不说过头的人毕竟太少了。只要看看各种各样的会议，真正自甘寂寞、始终闷声不吭的人很少，更多是想语惊四座，或者讲一番能吸引大家注意力、博得会心大笑的话。特别是在商品社会，哪个卖瓜的不说自己的瓜甜？只要看看那些无孔不入、吹得天花乱坠的商业广告，就知道此言不虚。讨人嫌的是那些小打小闹，凡事都喜欢虚虚唬唬，卖弄嘴皮子“浅吹”、“小吹”和让人一听就知道是“瞎吹”的人。真正的“吹”者，由于开口就能“吹”跟能“侃”差不多，凡有人群聚集，特别是在旅行途中，擅长“吹”的人总是最受欢迎，到哪里都被簇拥、被围护，他那一具翻转变流的舌头就是大家的快乐之源。

一辈子说每一句话都实事求是、对每一件事都宁说不够也不说过头的人毕竟太少了。只要看看各种各样的会议，真正自甘寂寞、始终闷声不吭的人很少，更多是想语惊四座，或者讲一番能吸引大家注意力、博得会心大笑的话。特别是在商品社会，哪个卖瓜的不说自己的瓜甜？只要看看那些无孔不入、吹得天花乱坠的商业广告，就知道此言不虚。讨人嫌的是那些小打小闹，凡事都喜欢虚虚唬唬，卖弄嘴皮子“浅吹”、“小吹”和让人一听就知道是“瞎吹”的人。真正的“吹”者，由于开口就能“吹”跟能“侃”差不多，凡有人群聚集，特别是在旅行途中，擅长“吹”的人总是最受欢迎，到哪里都被簇拥、被围护，他那一具翻转变流的舌头就是大家的快乐之源。

一辈子说每一句话都实事求是、对每一件事都宁说不够也不说过头的人毕竟太少了。只要看看各种各样的会议，真正自甘寂寞、始终闷声不吭的人很少，更多是想语惊四座，或者讲一番能吸引大家注意力、博得会心大笑的话。特别是在商品社会，哪个卖瓜的不说自己的瓜甜？只要看看那些无孔不入、吹得天花乱坠的商业广告，就知道此言不虚。讨人嫌的是那些小打小闹，凡事都喜欢虚虚唬唬，卖弄嘴皮子“浅吹”、“小吹”和让人一听就知道是“瞎吹”的人。真正的“吹”者，由于开口就能“吹”跟能“侃”差不多，凡有人群聚集，特别是在旅行途中，擅长“吹”的人总是最受欢迎，到哪里都被簇拥、被围护，他那一具翻转变流的舌头就是大家的快乐之源。

这是一个平静的黄昏，初夏。街灯渐渐变得明亮，谁家敞开的窗子里传出电视平扁的音乐声，这是最普通的城市的傍晚。突然想起世界上那些死于非命的人，那些悲悯的灵魂浮现于今晚最初的夜色中，不肯安息。那些阴影与我平静的傍晚形成了无声但尖锐的对比，如芒在背。

不知道多少人还知道这是鲁迅先生在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他在此居住两年多才离京赴厦门大学教授国文去了。这篇著名的文章连同《华盖集》和它的续篇及《彷徨》《朝花夕拾》等著作皆创作在这小小的院落里。先生除了在青灯下苦读苦写，当时还要在北京高校当老师，当然在这里还得不断接受中外人士来访。还是在这小院小屋里，鲁迅先生和他的学生许广平的爱情也开始于此。他不但在此门号收到邮差传来许的第一封信，月余后这位小女生，就勇敢地叩门来看她仰慕已久的先生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88个春秋；（此文写于1924年9月15日，发表在《语丝》周刊第三期）但今日重新读起来收获仍不少。而且开头那几句论和联想跨过近九十年的时空也许还争论不休呢——

当初我上中学时师生的争论：“鲁迅为什么不直写——”在我的后院墙外有两株枣树，而写文章中这样分两句：“在我的后院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现在我退休多年，完全是个老年人了，比当时做中学生时多读多写了许多文章，对枣树也有了新的理解。

八十八年前的天空在鲁迅眼里是“奇怪而高的天空”，否则鲁迅在文章中不会那样着重而又喜欢这“两株树”，而且这样的写法先生在文章里对着“鬼目夹眼的天空”却希望和发誓似的希望枣树“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

的生活，它往往包含着超自然的、不可思议的成分。

当然，首先是长兴岛的地理环境——在完全适合植物生长的条件下，十年树木是一个常理，长兴岛的历史太短暂了，还有决堤后大水的冲击，已经容不得一棵树的连续生长。在没有树木的状态下，水里生长的芦苇是岛上搭建房屋的全部材料和冬季取暖的主要燃料。这是人对于一个物种的依附，久之，会演变成对于这个物种的依恋，而依恋是有思想感情的。芦笛给人最多的是感官享受，但长兴岛人都知道，一支动听的芦笛，需要断取几十乃至几百枝芦苇，况且，立夏对于万物包括芦苇，是一个蓬勃生长的季节！

事实上，长兴岛的蚊子对于本地人并不可怕。如果真的是笛声引来成群，更让人觉得离奇和怪异，长兴岛本土的作家在小说《他乡》中有过详尽的描述。在以往的岁月里，这样的民俗，渐渐改变了长兴岛人立夏折摘芦苇做芦笛的习惯，至此已经没有人做芦笛吹芦笛了，这个被认为展示制作和吹奏两种“才能”的技艺已经失传了。

泉耆硕之馆似乎近在咫尺，又仿佛远在天边。宛若梦中，你的停驻、行走，都脱不了这古老的迷宫。直到你为一张楠木棋盘、一方砚台、一条绕来绕去的小溪神牵梦萦，“为伊消得人憔悴”；你才发觉，园林泰斗陈从周先生早在他的名作《苏州园林概述》中，就用一句博尔赫斯似的警句告诫过你：“游人至此往往迷失。”

一片！——这样的蚊子群，就连老到青黛色的苦艾和北大堤上被太阳晒得发黑的薄荷都熏不走！

长兴岛蚊子高发的季节是从夏至开始的，立夏这个时节的芦笛声，会引来四个时节后的蚊子？这样的红枫带来的说是说不出的舒畅和丝丝凉意。

你可能永远也无法猜透，这些传说典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文人饭后的臆造。留园流传下的传说

在长兴岛，立夏是一个神奇的日子，这天开始，芦杆的内膜开始有了韧性，正好可以做芦笛了。

从小河边浜沟里或者长江边的浅滩上折一枝芦苇，就手里的镰刀断开两端，凭水迹的印痕选取离水面较近的一截，选择好笛孔的位置后慢慢进刀，深了，就会割破芦苇的内膜，进刀浅了，内膜和硬质的芦杆不能分离，就成不了圆形的笛孔，做不成声色优美的芦笛。因此芦苇制作，用的是制笛人平静的心情和手里的巧劲儿。

单一的笛孔，听来只是一个“哆”的发音，但吹奏者的技巧会让“哆”音高低成调长短成曲。而这样的曲调，应和着种种传说、故事和就近或者久远的大小事件，只有在长兴岛这片地域内的人才懂得那曲那调，领会她的情致；理解吹奏的人内心。

芦笛的许多曲调让人若痴若迷，另一个奇妙之处，芦笛的声音响在哪里，哪里在夏至以后，就会有成群的蚊子循着已经消失的笛声飞来，白天黑压压一团，夜晚嗡嗡声

一片！——这样的蚊子群，就连老到青黛色的苦艾和北大堤上被太阳晒得发黑的薄荷都熏不走！

长兴岛蚊子高发的季节是从夏至开始的，立夏这个时节的芦笛声，会引来四个时节后的蚊子？这样的红枫带来的说是说不出的舒畅和丝丝凉意。

你可能永远也无法猜透，这些传说典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文人饭后的臆造。留园流传下的传说

在长兴岛，立夏是一个神奇的日子，这天开始，芦杆的内膜开始有了韧性，正好可以做芦笛了。

从小河边浜沟里或者长江边的浅滩上折一枝芦苇，就手里的镰刀断开两端，凭水迹的印痕选取离水面较近的一截，选择好笛孔的位置后慢慢进刀，深了，就会割破芦苇的内膜，进刀浅了，内膜和硬质的芦杆不能分离，就成不了圆形的笛孔，做不成声色优美的芦笛。因此芦苇制作，用的是制笛人平静的心情和手里的巧劲儿。

单一的笛孔，听来只是一个“哆”的发音，但吹奏者的技巧会让“哆”音高低成调长短成曲。而这样的曲调，应和着种种传说、故事和就近或者久远的大小事件，只有在长兴岛这片地域内的人才懂得那曲那调，领会她的情致；理解吹奏的人内心。

芦笛的许多曲调让人若痴若迷，另一个奇妙之处，芦笛的声音响在哪里，哪里在夏至以后，就会有成群的蚊子循着已经消失的笛声飞来，白天黑压压一团，夜晚嗡嗡声

一片！——这样的蚊子群，就连老到青黛色的苦艾和北大堤上被太阳晒得发黑的薄荷都熏不走！

长兴岛蚊子高发的季节是从夏至开始的，立夏这个时节的芦笛声，会引来四个时节后的蚊子？这样的红枫带来的说是说不出的舒畅和丝丝凉意。

你可能永远也无法猜透，这些传说典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文人饭后的臆造。留园流传下的传说

这是一个平静的黄昏，初夏。街灯渐渐变得明亮，谁家敞开的窗子里传出电视平扁的音乐声，这是最普通的城市的傍晚。突然想起世界上那些死于非命的人，那些悲悯的灵魂浮现于今晚最初的夜色中，不肯安息。那些阴影与我平静的傍晚形成了无声但尖锐的对比，如芒在背。

不知道多少人还知道这是鲁迅先生在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他在此居住两年多才离京赴厦门大学教授国文去了。这篇著名的文章连同《华盖集》和它的续篇及《彷徨》《朝花夕拾》等著作皆创作在这小小的院落里。先生除了在青灯下苦读苦写，当时还要在北京高校当老师，当然在这里还得不断接受中外人士来访。还是在这小院小屋里，鲁迅先生和他的学生许广平的爱情也开始于此。他不但在此门号收到邮差传来许的第一封信，月余后这位小女生，就勇敢地叩门来看她仰慕已久的先生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88个春秋；（此文写于1924年9月15日，发表在《语丝》周刊第三期）但今日重新读起来收获仍不少。而且开头那几句论和联想跨过近九十年的时空也许还争论不休呢——

当初我上中学时师生的争论：“鲁迅为什么不直写——”在我的后院墙外有两株枣树，而写文章中这样分两句：“在我的后院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现在我退休多年，完全是个老年人了，比当时做中学生时多读多写了许多文章，对枣树也有了新的理解。

八十八年前的天空在鲁迅眼里是“奇怪而高的天空”，否则鲁迅在文章中不会那样着重而又喜欢这“两株树”，而且这样的写法先生在文章里对着“鬼目夹眼的天空”却希望和发誓似的希望枣树“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

的生活，它往往包含着超自然的、不可思议的成分。

当然，首先是长兴岛的地理环境——在完全适合植物生长的条件下，十年树木是一个常理，长兴岛的历史太短暂了，还有决堤后大水的冲击，已经容不得一棵树的连续生长。在没有树木的状态下，水里生长的芦苇是岛上搭建房屋的全部材料和冬季取暖的主要燃料。这是人对于一个物种的依附，久之，会演变成对于这个物种的依恋，而依恋是有思想感情的。芦笛给人最多的是感官享受，但长兴岛人都知道，一支动听的芦笛，需要断取几十乃至几百枝芦苇，况且，立夏对于万物包括芦苇，是一个蓬勃生长的季节！

事实上，长兴岛的蚊子对于本地人并不可怕。如果真的是笛声引来成群，更让人觉得离奇和怪异，长兴岛本土的作家在小说《他乡》中有过详尽的描述。在以往的岁月里，这样的民俗，渐渐改变了长兴岛人立夏折摘芦苇做芦笛的习惯，至此已经没有人做芦笛吹芦笛了，这个被认为展示制作和吹奏两种“才能”的技艺已经失传了。

泉耆硕之馆似乎近在咫尺，又仿佛远在天边。宛若梦中，你的停驻、行走，都脱不了这古老的迷宫。直到你为一张楠木棋盘、一方砚台、一条绕来绕去的小溪神牵梦萦，“为伊消得人憔悴”；你才发觉，园林泰斗陈从周先生早在他的名作《苏州园林概述》中，就用一句博尔赫斯似的警句告诫过你：“游人至此往往迷失。”

一片！——这样的蚊子群，就连老到青黛色的苦艾和北大堤上被太阳晒得发黑的薄荷都熏不走！

长兴岛蚊子高发的季节是从夏至开始的，立夏这个时节的芦笛声，会引来四个时节后的蚊子？这样的红枫带来的说是说不出的舒畅和丝丝凉意。

你可能永远也无法猜透，这些传说典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文人饭后的臆造。留园流传下的传说

在长兴岛，立夏是一个神奇的日子，这天开始，芦杆的内膜开始有了韧性，正好可以做芦笛了。

从小河边浜沟里或者长江边的浅滩上折一枝芦苇，就手里的镰刀断开两端，凭水迹的印痕选取离水面较近的一截，选择好笛孔的位置后慢慢进刀，深了，就会割破芦苇的内膜，进刀浅了，内膜和硬质的芦杆不能分离，就成不了圆形的笛孔，做不成声色优美的芦笛。因此芦苇制作，用的是制笛人平静的心情和手里的巧劲儿。

单一的笛孔，听来只是一个“哆”的发音，但吹奏者的技巧会让“哆”音高低成调长短成曲。而这样的曲调，应和着种种传说、故事和就近或者久远的大小事件，只有在长兴岛这片地域内的人才懂得那曲那调，领会她的情致；理解吹奏的人内心。

芦笛的许多曲调让人若痴若迷，另一个奇妙之处，芦笛的声音响在哪里，哪里在夏至以后，就会有成群的蚊子循着已经消失的笛声飞来，白天黑压压一团，夜晚嗡嗡声

一片！——这样的蚊子群，就连老到青黛色的苦艾和北大堤上被太阳晒得发黑的薄荷都熏不走！

长兴岛蚊子高发的季节是从夏至开始的，立夏这个时节的芦笛声，会引来四个时节后的蚊子？这样的红枫带来的说是说不出的舒畅和丝丝凉意。

你可能永远也无法猜透，这些传说典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文人饭后的臆造。留园流传下的传说

在长兴岛，立夏是一个神奇的日子，这天开始，芦杆的内膜开始有了韧性，正好可以做芦笛了。

从小河边浜沟里或者长江边的浅滩上折一枝芦苇，就手里的镰刀断开两端，凭水迹的印痕选取离水面较近的一截，选择好笛孔的位置后慢慢进刀，深了，就会割破芦苇的内膜，进刀浅了，内膜和硬质的芦杆不能分离，就成不了圆形的笛孔，做不成声色优美的芦笛。因此芦苇制作，用的是制笛人平静的心情和手里的巧劲儿。

单一的笛孔，听来只是一个“哆”的发音，但吹奏者的技巧会让“哆”音高低成调长短成曲。而这样的曲调，应和着种种传说、故事和就近或者久远的大小事件，只有在长兴岛这片地域内的人才懂得那曲那调，领会她的情致；理解吹奏的人内心。

芦笛的许多曲调让人若痴若迷，另一个奇妙之处，芦笛的声音响在哪里，哪里在夏至以后，就会有成群的蚊子循着已经消失的笛声飞来，白天黑压压一团，夜晚嗡嗡声

一片！——这样的蚊子群，就连老到青黛色的苦艾和北大堤上被太阳晒得发黑的薄荷都熏不走！

长兴岛蚊子高发的季节是从夏至开始的，立夏这个时节的芦笛声，会引来四个时节后的蚊子？这样的红枫带来的说是说不出的舒畅和丝丝凉意。

你可能永远也无法猜透，这些传说典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文人饭后的臆造。留园流传下的传说

在长兴岛，立夏是一个神奇的日子，这天开始，芦杆的内膜开始有了韧性，正好可以做芦笛了。

从小河边浜沟里或者长江边的浅滩上折一枝芦苇，就手里的镰刀断开两端，凭水迹的印痕选取离水面较近的一截，选择好笛孔的位置后慢慢进刀，深了，就会割破芦苇的内膜，进刀浅了，内膜和硬质的芦杆不能分离，就成不了圆形的笛孔，做不成声色优美的芦笛。因此芦苇制作，用的是制笛人平静的心情和手里的巧劲儿。

单一的笛孔，听来只是一个“哆”的发音，但吹奏者的技巧会让“哆”音高低成调长短成曲。而这样的曲调，应和着种种传说、故事和就近或者久远的大小事件，只有在长兴岛这片地域内的人才懂得那曲那调，领会她的情致；理解吹奏的人内心。

芦笛的许多曲调让人若痴若迷，另一个奇妙之处，芦笛的声音响在哪里，哪里在夏至以后，就会有成群的蚊子循着已经消失的笛声飞来，白天黑压压一团，夜晚嗡嗡声

一片！——这样的蚊子群，就连老到青黛色的苦艾和北大堤上被太阳晒得发黑的薄荷都熏不走！

长兴岛蚊子高发的季节是从夏至开始的，立夏这个时节的芦笛声，会引来四个时节后的蚊子？这样的红枫带来的说是说不出的舒畅和丝丝凉意。

你可能永远也无法猜透，这些传说典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文人饭后的臆造。留园流传下的传说

一片！——这样的蚊子群，就连老到青黛色的苦艾和北大堤上被太阳晒得发黑的薄荷都熏不走！

长兴岛蚊子高发的季节是从夏至开始的，立夏这个时节的芦笛声，会引来四个时节后的蚊子？这样的红枫带来的说是说不出的舒畅和丝丝凉意。

你可能永远也无法猜透，这些传说典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文人饭后的臆造。留园流传下的传说

1987年，我考进了北京人艺和中
央戏剧学院合办的表演班。
我从小就很淘气，上了学招猫惹
狗的毛病也没改，留着齐肩膀长的
头发，我有些自来卷，早上一起床
头发全立着，整个一个狮子王。我
还喜欢吹口哨，有时难免吵到别人
，同学们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狗
哨”。现在，老同学聚会的时候，
他们还是这样叫我。除了这个外
号，还有人叫我“睡仙”。

到现在我还记得第一次走进人艺
排练场时的情景。全班同学一起
去看《太平湖》的排练，我们来得
很早，比排练正式开始早了将近
两个小时，刚走进空旷的排练厅，
就看到古色古香的木地板，几幅
影片，一排排码放整齐的椅子，
一张朴素的方桌，上面放着特别
有人艺特色的导演铃。我们这些
还没毕业的学生自觉地坐在了最
后一排，也不敢说话，生怕打扰
别人。

演员陆陆续续来了，有的静坐着
默词儿，有的走走地位，低声地
对对词儿。排练厅里出奇地安静。
这时候，导演夏淳老师来了。老
人家夹着剧本和资料，踮着脚悄
悄地走进来，慢慢坐在座位上，
一直静静看着演员对词儿。直到
时间到了，夏淳老师说可以开始
了，轻轻按下了导演铃。我觉得
有些奇怪，这就开始了？怎么没
看见于是之老师？他是主演啊！
他不来，这戏怎么演？心里正在
纳闷，于是之老师从一个特别不
起眼的景片后走了出来。一下就
愣了，我们来得那么早，愣是没
看见于是之老师，两个小时里，
他就那样一个人安静地在景片后
面默戏、候场。这件事给我留下
的印象太深了，用震撼来形容一
点都不过分。人艺的老艺术家、
老前辈们对待艺术的认真态度，
真是让我们这些后生晚辈自愧
不如。那天，我明白了什么是戏
剧的精神，人艺的艺术氛围。

我们在人艺排的第一个戏叫《舞
台上的真故事》。我们第一次站
在人艺的舞台上演出，经验少，
大家都有些紧张。徐帆是女主演
，有一场演出，她站在台中间，
其他同学围着她，她忽然说错词
了，大家都忍不住低声笑，她也
自己使劲憋着劲儿，不让自己乐
出来。可笑场是会传染的，越想
控制越抑制不住地笑。徐帆最后
掐着大腿，声音发颤地说完了台
词。演出之后，换完衣服，徐帆
告诉我们她腿上全是紫印儿。笑
场算演出事故，剧院领导批评了
我们，全班都写了检查，深刻检
讨这次事故。

转眼间，我来到人艺快二十年。
人艺是我的家，更是我永远的港
湾。离开话剧舞台十年的我回家
出演了《原野》中的仇虎。再次
站在人艺的舞台上，没有丝毫的
疏离和陌生，还是那么亲切和熟
悉。我想这是命运的安排，不管
漂洋过海，离开她多久多远，我
心里始终都牵挂着她。

明请读一篇《单纯温馨的剧组
生活》。

空间，一意要制他的死命”。土地瘠薄缺水，开始试种是啊，鲁迅当时除了自己后死去了，土质很差。我们过三棵丁香和玫瑰，都先下足了苦功夫，几乎是给树根昼夜“打吊针输营养液”，但也无济于事，三棵丁香和玫瑰还是先后枯萎。但去年奇迹发生了，我们兄弟植树节时种下这两棵三年左右出圃的枣树苗，当年就成活了！而且今年四月二十日，如铁铸的主干，如铜丝般抽出的枝条上，小小的萌动着

的叶芽鳞片又绽裂开了，一叶一丛的新绿又顽强地从各枝条不停地钻冒出来！我们不断向客人展示，我们栽种的每一棵枣树今年春上都成活了！在这缺水而又贫瘠的土壤中，生命的奇迹发生了，夏天已满树绿叶，秋天将会满树红星似的果实，个个闪烁火红的光泽！

这枣树是什么精神——这就是鲁迅的不屈不挠的战斗无穷期的奋斗精神！我今天重新认识了枣树的品质，今后要世世代代学习她顽强不屈的生命力、贡献花和果实而又

而不求索取多少的高尚品质。

胡军

